

內典研學要領

釋淨空

甲、古云：「成佛法華，開慧楞嚴」。必具慧解始能破迷啟悟，必真破迷關，始肯放下，然後一心念佛，求願往生，圓成道果，復何疑焉，是為鑽研群經之目的也。

乙、「佛法無人說，雖智不能解」。是以古人萬里從師，不憚勞苦。良以不遇真匠，發悟莫由。然明師良友難遇，必竭誠懺除業障，蕩盡三垢，專心真淨，得為法器，而後以真心感求，則必有應之者焉。故學人當發心至誠恭敬懇切，絕利養、戒怠慢、除成見，如是敬佛尊法事師親友，方獲感通。須知誠敬為佛門之秘鑰，此印祖屢以告誡學人者也。予學佛十有五載，始深體會誠言秘要，斯為研經修道之必具態度也。

丙、至於研究辦法，於經文長者，必先識其綱領，大段章節，剋定進度，恭恪從容，終始莫懈。研究要領，略舉其端凡十：

- (一)、釋科題 明科意由來及前後照應，使貫通全經血脈。
- (二)、明宗用 每一大科，皆須明記其主旨及功用，以識其要也。
- (三)、釋名典 名詞術語典故，必不憚煩，依疏注或佛學辭典查明之。
- (四)、釋義理 章句有道理精華之所在，須為探玄抉微。
- (五)、研究科判 於大科中，細分小科，愈細愈好，以觀其章法結構也。

(六)、試講經文 以驗研學經文是否暢達，又可練習講態也。

(七)、選誦金句 全文過長未易記誦，選其精要經句背誦之。

(八)、修法行事 經者鏡也，誦研皆照心行。印知見，正行持，方得實益。

(九)、討論問題 如有若干同學共修，日相研討，亦可助入佳境也。

(十)、參考資料 廣集諸疏及有關經論，精讀其要，採長補短，忌以情見，當以智

擇，則必能助妙悟也。

丁、理明則迷破，是謂看破，看破貴放下，此為真實功夫。必能放下，而後得自在隨緣，自行化他，作彌陀使者，誓志宣化，普令群萌，同歸淨域，此研經之果用也。

內典研學要領講記

釋淨空

諸位同學看到這一篇內典研學要領，首先我要將這一篇的因緣略作報告。上次講《普賢行願品》圓滿，普賢菩薩一再讚歎、勉勵我們要讀誦、受持及演說。「讀誦、受持」，我想大家沒有問題；「為人演說」，就有許多同修很謙虛、很客氣，而不肯擔當。這是常情，我自己初學時也不例外，也是不敢承當。結果到台中遇到李炳南老師，李老師勉勵我要發心弘法；雖然是這麼說，可是我還是很畏懼。那時他正好辦了一個經學班，專門培訓講經弘法的人才，一共有二十幾位同學，他帶我到經學班去參觀。

我到台中親近李老師時是一九五八年，那一年發生八七水災。我是在八七水災前兩個月到台中，剛好台中蓮社經學班上課一個月。因為老師教學的對象都是在家弟子，他們都有家庭、有工作，皆是很忙碌的人，因此經學班每週授課只有一次（三小時）。我晚去一個月，實際只缺了四堂課，所以我也算是開班就參加了。到這個班去參觀，第一堂課下來之後，我就向老師報告，我願意參加學習，講經並非想像那麼困難。我看班上的同學，年齡大都比我大，程度大半都不很高（中小學的程度）；年齡大多在三、四十歲以上，最大的一位同學就是林看治居士，那時已是六十歲了，小學畢業。我想這些人都發心學講經，他們的發心令人敬佩，他們的勇氣令人激發，於是就到台中親近李老師。我認識他老人家是在一九五

八年元月，經朱鏡宙老居士介紹的。那一年我辭去了工作，到埔里跟懺雲法師住茅篷，有意出家，住了五個半月。我離開埔里到台中去親近李老師，原本是想多聽經教而已，沒想到這一親近，就引起了弘法講經的念頭，所以這個緣分非常殊勝。

我初跟李老師時是在家身分跟他學習，我跟他一年三個月，在班上學了十三部經。第一部學的就是《阿難問事佛吉凶經》。我在十五個月中學的十三部經，都能講得好，進步很快，很有成就感，法喜充滿。

一九五九年地藏菩薩聖誕，農曆的七月三十（九月二日），出家的因緣成熟了，我在台北圓山臨濟寺剃度。出家之後，白聖老法師在十普寺辦了一所佛學院（三藏佛學院），老法師命我到佛學院裡作教師，我就將去年在台中所學的經教、經驗、介紹給同學大眾。李老師的教學方法實在是好（古老的私塾教學法），我的進度是一個月學會一部經。老師對學生要求的標準，就是必須上台講演才算學會；如果學了不肯上台講演，他就不准參加經學班。所以，經學班入學的條件，就是一定要發心講經。若不發心學講，老師歡迎你來聽講經，經學班是不准參加的，就這麼一個條件——一定要上台去講經。

這一份資料是我出家之後，一九六七年初在高雄左營，天一法師的道場裡寫的。那一年我到南部去玩，在左營興隆寺住了三天，天一法師就要求我將講經的方法（那時他問的是《楞嚴經》）、研學的方法，給他寺裡的大眾介紹，我就寫了這四條。以後帶回台中呈給李老師看，李老師看了之後完全同意，一個字也沒改，於是就油印分送給台中同修們作參考，

這也算是我在台中學習的一點心得報告。

第一、我們要明瞭修學的目的。第二、是講修學的態度。第三、是講方法。第四、是講果用，就是修行要有結果，要有用處。目的一定清楚，通常學佛的目的，我們講一般人，大概只是為消災的多。你為什麼學佛？我求消災！其次求福報、求功名、求富貴，這是佔絕大多數。

其實，真正的目標一定要求生淨土。如果你能一心念佛求生淨土，則災也消了，福一定會得到；不但得到，一定得到最殊勝的福報，而且是你自己意想不到的。李老師往生了，他老人家臨終的遺教，就是勸我們「一心念佛，求生淨土」。最後的遺教，我們要記住這一點。

發心弘法的「心」非常重要，老師在世的時候常常給我們開示，第一要存報恩的心說法，這與《普賢行願品》中所說的完全相應。第二要有決定的志向，這是要求自己發大心大願，行大行。第三要求感應，如果沒有三寶本願威神加持，經是講不好的。決定求得三寶加持，全在存心真誠。

甲、古云：「成佛法華，開慧楞嚴」。必具慧解始能破迷啟悟，必真破迷關，始肯放下，然後一心念佛，求願往生，圓成道果，復何疑焉，是為鑽研群經之目的也。

世尊於一切經中講成佛的道理，講得最圓滿的是「一闡提也有佛性，一闡提也能成佛。」這是佛在法華會上講的，其他會上沒有這樣說法。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唯獨一闡提不

能成佛，佛一向是這個說法；可是在法華會上，佛講了真實話，一闡提也能成佛，這是究竟圓滿的說法。所以，成佛的《法華經》，開智慧的《楞嚴經》。《楞嚴經》的確是有助於我們開智慧的大經。

學佛一定要有慧解，如《金剛經》云「深解義趣」。深解方是看破，方能破迷開悟，明瞭宇宙人生的道理，及事實的真相（諸法實相）。

『必真破迷關，始肯放下』。我們今天為什麼放不下？因有妄想、有執著。妄想是迷，迷、執沒有斷除，確確實實不容易放下。如果能夠破迷開悟，自然能將身心世界一切放下。

『然後一心念佛，求願往生，圓成道果，復何疑焉，是為鑽研群經之目的也』。這是我提出來的，我們研經的目的，就是「斷疑生信」，就是為了死心塌地的念佛，深信切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這一點一定要清楚，我們這一生就沒有白過。如果說我要通宗通教，諸位要知道，那是決定辦不到的；要是以這個為目標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大事因緣也耽誤了。經教研究得再好，也無法超越生死輪迴！所以諸位一定把目標確定好，決定求生西方極樂世界。我們以做「彌陀弟子，往生見佛」為目標，自己修學，以及講演、勸導別人，都是以此為目的。

目的有了，然後要講研學的態度，成功與失敗決定在這一條，方法還在其次。

乙、「佛法無人說，雖智不能解」。

這兩句話是出於《華嚴經》。「智」是世智辯聰，就是世間再聰明、再有智慧的人，也

不解如來真實義。開經偈說的「願解如來真實義」，這是相當不容易的。《阿難問事佛吉凶經》云：「從明師受戒，專信不犯，精進奉行。」所以，古人常告訴我們，學佛一定要有師承，要有老師。老師必定是一位過來人，有修有證！在今日來說，決定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就是證果。

李老師在兩年前，就在講席上向大家宣布，他講經只講兩年，到今年這個時候滿兩年（一九八六）。大家都要求他：「你老人家不要那麼快走，多住幾年，《華嚴經》還沒講圓滿！」他說他真的要走了。他走得非常安祥，念佛而去。所以，他預知時至是在兩年之前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在近代，我們所見到、所聽到往生的人，可以說沒有一個能比得上他。他住世九十七年，中年以後完全是弘法利生，講經雖然一星期一次，在台灣三十八年如一日，從來沒有停止過。所以，師承非常重要，就是要找一位好老師。

是以古人萬里從師，不憚勞苦。良以不遇真匠，發悟莫由。然明師良友難遇，必竭誠懺除業障，蕩盡三垢，專心真淨，得為法器，而後以真心感求，則必有應之者焉。

古人立志求學，發心求道，不怕辛勞、不畏艱苦，為的就是要求一位好的指導老師。如果沒有一位真正的高人來照顧你、啟示你，破迷開悟是不容易的。明師良友，實在令人仰慕，但是可遇不可求，這要有緣分，要求三寶加持才能遇到。這就是講，我們如何求老師、求明師、求善知識。我們心有善願而得不到三寶加持，這是有業障，必須發現業障，消除業障。一定要真誠、清淨、平等、恭敬，謙虛存心，得為法器。認真努力懺除業障，然後必能

有感應。

故學人當發心至誠恭敬懇切，絕利養、戒怠慢、除成見，如是敬佛尊法事師親友，方獲感通。

這是學佛必須具備的態度，才能感得善知識的教誨。經上常說「佛法難聞」，這其中的意思非常深長。第一、善知識不容易遇到。不要說在國外，就以台北市來說，台北市有兩百多萬人口，遇到佛法的人佔幾成？遇到之後，有許多不是真的，而是假佛法，掛著佛法的招牌，也拿著佛經作幌子，內容是不相應的。即使遇到了真佛法，也不懂、不解；理解了，不信；信了，還不肯修；修了，他又不精進，還是懈怠、退轉。

諸位要知道，這樣一層層的淘汰，所剩能有幾人！所以學佛的人多，成就的人少。我們遇到真佛法，要理解、要相信、要實行、要決定不退轉，這樣才能成功。所以，佛法一定要在「真誠恭敬」中求，印光大師時時用「誠敬」這兩個字教誡學人。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誠敬就得十分利益。

須知誠敬為佛門之秘鑰，此印祖屢以告誡學人者也。予學佛十有五載，始深體會誠言秘要，斯為研經修道之必具態度也。

這是印光大師說的，入佛門祕密的鑰匙，「誠敬」。你拿到這把鑰匙，佛門就被打開了。佛門就是「悟門」，覺悟、悟入自性之門。要開啟悟入之門，自己一定要認真的修學，要做真實功夫。

『此印祖屢以告誡學人者也』，「印祖」就是印光大師。大師以真誠大慈悲心，將此秘鑰傳授初學，期望我等皆速悟入。

『予學佛十有五載』，我寫這篇文章時，學佛十五年，是十多年前了，民國五十六（一九六七）年寫的。

『始深體會誠言秘要』，解行相資，世法佛法，隨著年齡增長，深深的體會印祖的「誠言秘要」。能明瞭佛祖弘法利生的真實義，覺悟了生死脫三界法門，自己很幸運，實在不是容易事！

『斯為研經修道之必具態度也』，這是學講經方法必須具備的態度。講台上成敗關鍵，決定在目標、在態度，佔百分之九十；至於方法，充其量只佔百分之十而已。你若不善用心，沒有良好的態度，縱然懂得方法也沒有用處，所以目的與態度非常重要。真正有好的態度，縱然不懂方法也行。你們看看《六祖壇經》，六祖大師沒有學過講經，他不懂方法，但是他有純正的目的，有最好的態度，他就說得頭頭是道，說得句句都如法，由此可知關鍵之所在。當然，懂得方法，下手格外的方便，所以我在此地特別提供諸位方法。這個方法是在台中跟李老師學的，就是親近李老師那麼多年，將他平時教導學生的，整理歸納，列為十條。這十條要領，對初發心講經的同學，相信會有幫助。

丙、至於研究辦法，於經文長者，必先識其綱領，大段章節，剋定進度，恭恪從容，終始莫懈。研究要領，略舉其端凡十。

這是必須記取的。如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、《楞嚴》都是相當長的大部經典，乃至於《金剛經》、《彌陀經》也不算短。對於這樣的經文，一定先要把它的綱領掌握到。綱領就是科判，一看這篇文章，就曉得它有幾個大段，一個大段裡有幾個中段，一個中段裡又有幾個小段。大段有大段的宗旨，中段有中段的宗旨，小段有小段的宗旨，都要能看出來。

當然，初學沒有這個能力，修學時必須參考、研究古人的科判，它對我們就有很大的幫助。古人的科判往往散在註解之中，研習時要細心體察，先把科判提出來，用表解把它畫出來。如清涼大師《華嚴經》的科判，後人把它整理出來用表解顯明，使我們一目了然。過去我曾經作《彌陀經疏鈔》和《要解》的科判，也採取表解方式。《楞嚴經》、《大乘起信論》，我們都印過古德的科判。研究佛經，這是第一個課目，非常重要。能把科判記在胸中，全經的脈絡就清清楚楚，所以首先必須認識。蘇東坡曾經說：「故書不厭百回讀，細讀深思理自知。」古人又說：「讀書千遍，其義自見。」所以，我在此提倡讀經。我出國弘法期間，希望你們要好好的讀誦。真肯發心學，你就把科判用表解畫出來，要自己畫；你要是整理了一遍，會有很深的心得；要有耐心，不能偷懶，不能叫別人做了給我一份。「事非親自經歷，難得實益」，要自己做，自己那一番功夫絕對不會白費。

我在初學時，都是自己做的。如《阿難問事佛吉凶經》，古人沒講過這部經，你自己就可以做科判；勤練做幾次，對經典就能有比較深刻的看法。這部經一展開，就是序、正、流通三個大段落。每一段裡，中段、小段如法觀察，你也會做科判了；到你會做科判，你就會

講經了。一定要下功夫！

一、釋科題 明科意由來及前後照應，使貫通全經血脈。

解釋科題非常重要。清涼大師將《華嚴經》分作四個大段，就是四大科；這四大科就是「信、解、行、證」，每一大科裡有若干品經。諸位看《華嚴科判表解》就曉得，那麼大的經，幾乎每一句、兩句就是一個段落。所以，看起來經文有那麼多，實際上組織非常精嚴，一點也不囉唆，確實符合中國人過去文章的標準——簡要詳明。你們聽我講《華嚴經》，往往一個半鐘頭只講幾句經文，這就曉得每一句經文含無量義，每一句就好像是一個作文題目一樣，可以稱性發揮，其中有無量義。這裡講「科題」，是說明段落、標題的大意，然後前後脈絡就能貫穿起來。

如《華嚴經》第一科是講信，信以後一定要解，解之後一定有行，行以後一定證果。它是貫穿的，一個也不能缺少，次第不能夠顛倒，一脈相承。如《彌陀經》，蕩益大師所分的，正宗分有三大段——信、願、行。我去年在國外講《彌陀經要解》，我們仔細看，序裡面也是這三綱「信、願、行」，正宗分裡是「信、願、行」，流通分裡還是「信、願、行」。這部經，你才能真正看出它的味道。全經自始至終，「序、正、流通」這三分緊緊的扣住「信、願、行」這三大綱領，這是相當重要的，所以「受持、演說」一定要掌握全經綱要。

這一條是講「大科」，講「大科」才能貫通全經，它的思想、章法、結構才能掌握得住。

二、明宗用 每一大科，皆須明記其主旨及功用，以識其要也。

所謂『明宗』，明修學之宗。「宗」是主，「明」是說明。天台家立此科有二義：一是警策學人，佛法以實行為主；二是法門無量，修學一定有主修課目與選修課目。經中所說之修法，以何為主，故不說「明修」而說「明宗」，取義在此。「用」是辨用，即一經修學的效果。修學的功夫不等，所得的效果（真實的利益）自然不同。大乘經之辨用，多辨果地之證，但我們為初學講解佛經，要注重在現前日常生活中所獲得的效果，最契時機。

『每一大科，皆須明記其主旨及功用，以識其要也』。「要」是一段經文裡的精要之處，明瞭它的精華重要之所在。初學的人若不能識得其要，就看註解。所以你要會看註解，註解中，這些地方非常重要，必須把它記住。

三、釋名典 名詞術語典故，必不憚煩，依疏注或佛學辭典查明之。

「名」是法相、名詞、術語，「典」是經中許多典故、公案、因緣。這是要費時間的，平時要做筆記，專有名詞不能隨著自己的意思說。至於公案、因緣、典故出在什麼地方，也要把它查清楚，這要費相當的時間查資料。資料的來源，一是佛學辭典，一是古德的註疏，另外就是經典。古人有「以經註經」，如丁福保的《箋註》，這也是一種方式。

四、釋義理 章句有道理精華之所在，須為探玄抉微。

這一點不太容易，一定要自己讀了之後真正有心得，才能辦到。其實，一部經自始至終，沒有一個字沒有道理，沒有一個字不是精華之所在；可是我們看不出來，所以往往念一遍，發現了幾條、幾句，你就把那幾句記下來，到看第二遍時又會發現了幾句。所以，經義其味無窮，遍遍都有新的意義發現，這就是悟處。積小悟成大悟，遍遍都有悟處，甚至於同一句，前一次讀的與這次讀的義理淺深不同。前次讀，悟得淺，現在就悟得深，再讀的時候就悟得透徹。讀、聽、講都一樣。講經，每講一遍，都會有許多悟處，不是在台下預備的，而是在講台上臨時發現的，就這麼說出來，也不知道從那兒講出來的。這種情形非常之多，這就是得三寶本願威神的加持，是很明顯的。

李老師曾對我說，凡是講經那一天，他一天不見客，使整個身心靜下來。這一天就是讀經，晚上來為大家講解。他預備得非常充分，可是講台上講的往往不是自己所預備的，所預備的一句也沒講到，講的內容也不知從那兒來的。所以老師常對我說：「三寶加持不可思議！」諸位將來要是發心講經，你們在講台上必定時時刻刻有這種經驗，這樣才真正能為大眾做到『探玄抉微』。

五、研究科判 於大科中，細分小科，愈細愈好，以觀其章法結構也。

一經科判，古人雖然把大段標示明白，真正學經，看古人科判，不要完全都看；這樣自己不會有進步，完全依賴別人。但是不看，自己根本找不到要領，沒有門路可走。因此會看科判的人，只看大科，大科以下，中科、小段自己揣摩、試擬。古人已把大的段落分出來，

一個大段落比全經小得多；我在這一大段裡應該分幾個中段，中段再分小段，自己去分了之後，再與古德的細科對對看，看看人家與你分的是否一樣，判的是否相同；當然，每個段落都須加個小標題，「科題」。用的文字，與古德用的相不相同，可以做個比較。其實一部經，各人的看法都不一樣。同樣是註解，譬如《楞嚴經》，它的註解很多，古今約有一百多種，每家註疏都打開來看，他們的科判，分的段落各各都不一樣，用的科題字樣也不相同，各人有各人的看法。科判是解釋經文的，也代表這個人對於這一部經體會的深度。雖然每個人講的不同，但是講的都不錯，都是正確的。所以，不妨也看一看，離開它們，你也去觀察一下，看看自己有沒有新的發現，這樣才會有進步。

『於大科中，細分小科，愈細愈好，以觀其章法結構也』。這是說明章法之學。科判，「科」是同類的意思；「判」是分析的意思。換言之，「科判」就是解釋篇章的工具。你要是不明瞭，如果對經文的章法結構都不清楚，經中的義理又怎能看得出來呢！所以研經演說，科判就非常重要。但是，講經只點大段落，不講細科。細科是自己用的，自己對經文要透澈了解，講的時候可以講大意，這樣才能圓融，將經中的義趣全部講出來，不必處處點這個科題。如果處處點小科科題，反而顯得間斷經文，使聽者不能連貫全文，會有這種毛病，所以只點大段落是對的。

能將前面五項都做好，換言之，預備的功夫就算是完成了。完成之後，就可以正式演講了。

六、試講經文 以驗研學經文是否暢達，又可練習講態也。

學習講演是要在講台上學，講台也是千錘百鍊，必須長時間在台上磨鍊、鍛鍊。練講是要相當長的時間，換言之，我們講一部經還需要準備，在講台上就是屬於練講。練講一定要謙虛，練講時，我是學生，我學講經；要記住，凡是坐在台下的都是老師，都是監學，都是督導我的、教導我的、鼓勵我的。因此，要虛心請教，要多聽聽眾的意見。若聽眾讚歎你：「你講得不錯，很好！」你可別歡喜，一歡喜就完了！你要進一步請教他，「請你老人家明白的告訴我，我那些地方好？一條一條的說給我聽，我下次好求進步。」要是他搖搖頭：「你講得不怎麼樣。」你趕快向他頂禮，請他指教，那些地方不好。縱然他說錯了，你還是要以虔誠的態度來求教，決不能輕慢，不能拒絕。若你輕慢了，以後就沒人教你，沒人肯指點你。

諸位要曉得，肯說你毛病，肯指點你的是真善知識。遇到真正善知識，你才有機會改進，否則一身的毛病不知道在那裡。所以，不能接受別人批評指教的人，他一生很難有進步。可是，不肯接受別人批評指教的人真不少，這是我們要反省的。對於虛心求學的人，我們要盡心盡力的幫助他。他不肯接受批評指教，我們也不要得罪他。若他講經，我們要聽，這是莊嚴道場；只要有閒，不礙自己的事業，還是要去莊嚴道場。如果他虛心求教，那一定要去，自己有事也要把事暫時放下，要去聽經；為了要栽培這個人，要成就他，這是菩薩發心。每聽一次，都應記幾條，記完之後，送給他作改進的參考。真正肯虛心、肯學習的人，

我們要這樣對待他，幫助他進步。也有些人表面上客氣，其實不然，我就遇到過。有一位法師講經，下台之後，很客氣、很謙虛的要我指教，我才要說，他的臉就紅了，我立刻改口：「你講得不錯，很好！很好！」我就恭惟他幾句。因為那種謙虛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我才發現，原來也有這樣的人。「不經一事，不長一智」，他是我的善知識，教我對人不可不察言觀色。我們要記住，真正發心謙虛求學的人，我們真幫助他；不肯謙虛的人，我們對他客客氣氣。

凡是在講台上講經都是試講，要記住這一點；一定要請大家指點，請大家批評。

七、選誦金句 全文過長未易記誦，選其精要經句背誦之。

這一點非常重要。全經太長，尤其是中年以上才學佛，叫我們去背書，確實是做不到。背書應該是在小學時代，那時記憶力好。可是現在的小學生，老師不教他背書，將黃金時代虛度了，實在可惜！李老師想到此事時，總是非常惋惜。今天我們的教育模仿西方，實在是損失太大。中國過去，童子入小學，七歲時就外傳，跟著老師，大概一直到十一、二歲。小學時代，最重要的是學禮、學灑掃、應對，如何侍奉老師、侍奉學長，教你這些課目。學會之後，回家就會孝順父母，就會恭敬兄長。這是德行的教育，作人的根本教育。

在學術方面，就是背誦。凡是你將來要應用的典籍，在這一階段中完全要背過。如四書五經、諸子百家……太多了！老師與父母為你選好的，全部都要背。所以，老師只教你讀

誦，不講解。小孩智慧沒開，記憶力好，專門利用他的記憶力，先將全部背下來。啟蒙的老師只教句讀，督促你背的遍數。很聰明的人，念一遍就會背的，要背一百遍。如果這個課文要念上十遍才會背的，老師要督促他背兩百遍。為什麼要背這麼多的遍數？教學的目的是使他一生都不會忘記。

我們在台中聽李老師講經，看李老師作文章引經據典，很羨慕他隨手拈來。他告訴我說：「小時候在老師面前跪磚頭跪出來的！」所以他八、九十歲了，還是不會忘記兒童時候背的。少年到十三、四歲智慧開了，這時開講，聽老師講解經書。開講的時候，不用書本，實際上也沒有書本。老師從小背得很熟，學生也背得很熟，上課就都不用書了。非常自在！古時候讀書樂，老師帶著十幾位學生，帶著酒、帶著菜，載歌載舞，遊山玩水，走到那裡講到那裡，多樂！讀書修學都是樂。出去旅遊三、四個月回來，這部書講完了。不要課本、不要參考書，都背熟了。所以，那時你親近一位老師聽講，若沒有背誦的基礎就沒法子。他們沒教科書，你聽不懂。他說第幾章、第幾頁、第幾行、第幾個字，你不曉得，背過的人曉得。

中國自古以來對科學觀念就很重視，從前的經書，刻的本子絕對是一頁十行，一行二十個字，標點符號也沒有空格的。所以，不管是那一家刻的書，說第幾頁、第幾行、第幾個字，絕對都是相同的。古人的觀念不比我們差！我們今天的排版，每一種版本排的行數、字數不一樣，說第幾頁、第幾行，你就找不到了。木刻版本的書，它的行頁字數，規格是一定

的。所以我們在李老師那裡聽到古人的教學法，真正是美，確實是好。

經文長的，我們現在沒有法子背，年齡大了，只有亡羊補牢。我們只選幾句來背誦，將一部經裡的好句子摘錄出來，專門背這些好的句子。

實在講，現代進入工業時代，大家工作繁忙。特別是大經，要講一部，談何容易！我想要專門選讀好的句子，把它摘錄出來。《華嚴經疏論節要》，如果將我講的記下來，將來編成小冊子流通，就是《華嚴經疏論節要解》。在大經大論裡節要好的句子，用這個方法就不受限制，我們還是以每一品作單元，記錄成一本小冊子。這樣雖然沒有讀全經，全經裡最重要的經文，我們都讀到了。這個方法，過去弘一大師也做過。弘一大師的《晚晴集》，全是經論中好的句子，像格言一樣，我們也來做這個工作。講全經，好比是「肉身舍利」；講經裡的句子，就是「碎身舍利」——一粒粒的碎身舍利，它是大乘佛法的精髓。

八、修法行事 經者鏡也，誦研皆照心行。印知見，正行持，方得實益。

這一條非常重要。如果沒有這一條，經論都變成學術，不能變成生活，我們得不到實際上的利益。學經一定要懂得修行的方法，『修法』就是修行的方法。「行」是我們身、口、意三業的行為，就是將經典中的理論、方法完全變成實際的生活行為。

經論像一面鏡子，讀誦、研究都是照自己的心，照自己的行為。我們展開經卷，想想自己的思想、見解，與佛的見解、思想是不是相同；我們的行為，與經典中佛菩薩的行為是不是相同。如果不相同，就要依照佛菩薩的標準修正過來。

經論的用處是印證我們的知見，也就是思想、見解；戒律就是修正我們行為的準則，這樣才能真正得實益。所以，古大德多半是解後而行，行就是改變凡夫的生活，過佛菩薩的生活。能過菩薩生活，自然超越三界了。行以後才講，真正是他的心得報告。他們的言語、文字，都是從解、行裡體證流露出來的。他的心懇切而不浮華，功夫深的能達「他心通」，所以予人印象深刻而能感動人心。演說詞句，皆從真性裡流露出來，當然不一樣。這需要相當長的修持功夫，不但要長而且要相當深的功夫，才能辦到。

九、討論問題 如有若干同學共修，日相研討，亦可助入佳境也。

老師指示我們方向、目標，同學可以在一起互相切磋，所以師與友都不能缺少。你有老師、有方向、有目標了，然而走這條路相當遙遠、艱難，若沒有同伴，一個人走，相當苦！當中若遇到叉路、遇到危險，想找個人商量也沒有。沒有人輔助是很不容易達到目標的，所以一定要有同修。

我在台中十年，有老師指導，有同學在一起切磋琢磨。同學不多，當年經學班的同學只有二十幾個人。經學班只辦了兩年，結束之後，我再回到台中，邀集舊時老同學，連我七個人在一起共修，差不多七、八年。我們每星期聚會一次，推一個人擔任複講，就是將老師所講的經，重複講給其他六個人聽。講完之後，我們就吵架、就批評、就爭執，爭得面紅耳赤，不歡而散。大家到戶外走一圈再回來，又好了！就這樣互相研習、批評、改進，非常有利益，很有進步。雖然當時彼此意見不同，我不服你，你不服我，事後想想，都平息了。真

正不服的，要去請老師開導的，我們在十年之中只有兩、三次找過老師，沒替老師添太大麻煩。那是真正的爭執，堅固的執著，誰也不讓誰，沒法子就找老師。同學可以在一起吵架、爭論，老師怎麼說，雖然有時候不服氣，不敢說也不敢吵了。理論越辯越明，一定要有人跟你抬槓、辯論，這樣才行。所以，同學不能少。好同學難得，真正難得！

十、參考資料 廣集諸疏及有關經論，精讀其要，採長補短，忌以情見，當以智擇，則必能助妙悟也。

這一條，李老師很重視，且常指導我們，學佛絕對離不開註疏。離開註解，經文義理太深了，我們障深慧淺，的確不得其門而入。但是，古今註疏有很多，而且每個人註的都不一樣，因此選註要很謹慎。選定之後，要依一家為主，也就是要一門深入，就跟一位老師學，才會有成就。在什麼情形之下參考別人的註疏？當我們在主修的註疏裡發生困難，有幾句或者有一小段看了還有疑惑，還不能滿意，此時可以找別的註疏參考，單看這一句或單看這一段。這是可以的，能夠幫助你理解，啟發你悟入。但決定不能同時採取兩家、三家的，那就糟了！為什麼？沒有目標、沒有方向。因為每位註疏的人，都有自己的悟處，有自己修學的宗旨、目標，與別人不相同。所以跟兩位老師就是走兩條路，三位老師就是三條路，最後就無所適從，不會成就的。所以，要有師承，只能跟一位老師學，只能採一種註解，自始至終就依他一家，這樣才行。

我講《彌陀經》，採取蓮池大師的《疏鈔》作主要的依據，取一家之言，以蓮池為師。

偶爾有幾句話不能解決的，再去參考蕩益大師的《要解》，或者參考其他法師的註解。這是學習講經必須要注意的，決不是我採的註疏、參考的資料越多越好。參考資料太多了，你編輯起來的講稿是「大雜燴、大拼盤」，沒有目標，沒有方向。大拼盤絕對不是名菜，那個館子的當家菜是道拼盤？沒這個道理。所以要想成就，一定要跟一位老師學。

我們現在想找一位好老師也找不到，找不到今人就找古人。向諸位概略的介紹這個方法，是非常重要的。能遵循著順心，懂得方法，確實能幫助我們深入經藏。

丁、理明則迷破，是謂看破。看破貴放下，此為真實功夫。必能放下，而後得自在隨緣，自行化他，作彌陀使者，誓志宣化，普令群萌，同歸淨域，此研經之果用也。

如果對世法不能看破、放下，就是業障深重，智慧不能現前。不僅世法如此，就是佛法也應看破、放下。《金剛經》云：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」。「法」即指佛所說之法。看破是學問，放下是功夫。這都是真實的，真正的學問、真正的功夫，才能與心性相應，與教理相應，與佛菩薩言說相應。

我在此勸勉同修要發願，要作阿彌陀佛的使者。你發心作阿彌陀佛的使者，你決定往生西方。「使者」是什麼？就像其他國家派遣大使駐在我國一樣，我們要到他們的地方，他負責給我們簽證的。我們就是阿彌陀佛派在此地的大使，你們要到西方極樂世界，到我這兒來簽證。你們都能去得了，我還去不了嗎？那有這個道理！所以大家一定要發心作彌陀的使者，要發這種心。

要發大心、大願，修大行，證大果，宣揚弘化這一希有的「第一法門」。研習弘講與我們的目的完全相應，我們的目標就是求生西方極樂世界。淨空二十六歲學佛，今年六十歲，

學佛三十五年了。三十五年來，我走的這條路，也是迂迴曲折。雖然迂迴曲折，還沒有離開老師要求的水準，所以老師還沒有將我捨棄，可見大致的方向、目標是正確的。因為涉獵的經典太多，過去所講的經論也太多了，不專。所以從今而後，許多經論，我都不講了，只講《彌陀經》與《四十華嚴》。《八十華嚴》，李老師只講了一半，沒有講完，我發心替他講圓滿，報老師教誨之恩。《四十華嚴》是我發願講的，其中《普賢菩薩行願品》的十大願王導歸極樂，與《阿彌陀經》是同一部經。《四十華嚴》能幫助我們悟入《彌陀經》的境界，這兩部經是相輔相成的。其他的經，我都不講了，因為再不專，想往生，或有可能，但品位不高。所以，一定要專心，要專精，顧到大家，也不能忘了自己，這是我在此地貢獻給諸位的。

蓮池大師曾經說出念佛人的毛病：「名為念佛，實際上他所作所為與念佛相違背的地方太多了。」譬如，他要求壽命、求長壽，他就去拜藥師佛；他要求消災滅罪，就去拜《梁皇懺》，甚至於搞「符咒」這些東西；求智慧，他就去拜觀音、拜文殊。諸如此類，都是夾雜、間斷，功夫不純，往往就這樣貽誤了一生。在這一一生中，也不過修一點人天的有漏福報而已，將求生西方淨土這個目標忘失了。這一點，我們要特別注意，決定不能夾雜、不要間斷。所以，兩部經決定往生，而且決定是高品位往生；《行願品》與《阿彌陀經》就夠了，

不要再貪多，不要再多求。你求長壽也好，求消災也好，求智慧也好，求什麼都好。如何求法？一句「阿彌陀佛」，全都求到了。真正能求到的是清淨心，一心不亂才感應道交；若心雜亂，則沒有感應，這是諸位一定要明瞭的。所以，念佛人無論求什麼，就是一句阿彌陀佛，這樣才能真正達到究竟圓滿，才能與彌陀諸佛同心、同願、同德、同行，才是真正「上報四恩，下濟三苦」的彌陀弟子、大乘菩薩。

淨空法師專集網站(簡)製作